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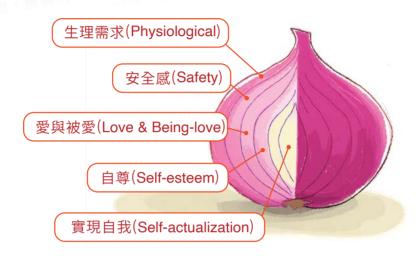
导翻印/試閱:版權所有,不得翻印/試閱:版權所有,不得翻印/試閱:版權所有,不得翻印/試閱:版權所有,不得翻印/試閱:版權所有,不得翻印/試閱:版權所有,不得翻印/試閱:版權所有,不得翻印/試閱:版權所有,不得翻印/試閱:版權所有,不得翻印/試閱:版權所有,不得翻印/試閱:版權所有,不得翻印/試閱:版權所有,不得翻印/試閱:版權所有,不得翻印/試閱:版權所有,不得翻印/試閱:版權所有,不得翻印/試閱:版權所有,不得翻印/試閱:版權所有,不得翻印/

近年時常覺得人的前半生是用來積聚,而下半生該做的 是整理,不然的話,到我們離開世界時,可能會留下很多垃圾。記得很久以前,有一次聽見一位媽媽說起她逛街時遇到 推銷的人,正推銷一款幻彩的電話,強調是全球限量版,只 有五十部而已。媽媽因此就不顧甚麼功能,買了回家,還歡 天喜地跟女兒分享。女兒一看,如此回應:「真好。媽媽, 你有沒有發現,我也是限量版?你只有我一個,怎麼不見得 你有這麼珍惜我。」這個女兒太厲害了!

不單止兒女獨一無二,其實每個人的人生都是限量版。 我們會給限量版的物件哄得喜上眉梢,並且珍而重之。但我 們可有想過,自己的人生都是限量版?究竟我們應該怎樣過 這一生?我們是不是容讓前半生一味堆積物件,為擁有而快 樂?又可曾想過甚麼東西根本不值得留下,甚至是有害的? 萬一要離世的時候,你留給子女的也許不一定全是好東西。 所以我鼓勵大家用下半生的時間,好好收拾和整理自己未來 的遺物,好叫我們不留下一些無謂甚至有害的物品給下一代。

物件,我們尚且會如此對待,同樣,很多腦海中的理念也需要我們好好去整理。當初有些理論或有不足之處,又或者是被以訛傳訛,正如先前提到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被攙雜了原本沒有的三角圖形。自從這個三角形出現了之後,着實帶

來了很多誤解。為了不再遺害下一代,所以我經過深思熟慮 後,決定改用一個洋葱來表達相關理念。



馬斯洛的需求層次

洋葱的每一層都是組成這個洋蔥的部分,當馬斯洛說 到人的基本需要時,不只是注重物質層面,而是每一層都是 人的基本需要,只不過最外面那層最容易讓人看見,但不代 表裏面那幾層就不存在或次要。在這五個層次中,對中國人 來說比較難以理解的是:自尊(Self-esteem) 和實現自我 (Self-actualization)。可能在我們的文化裏,基本上不是很關 注這兩項,以致在理解時始終感到不太切身。

不過另外那三項,雖然我們看起來好像很認識,但其實當中存在着很多誤解,正如上一章談到愛和被愛,對大多數人來說,愛很多時單單給理解為被愛,簡化成自己有需要和有困難時得到免費的幫忙。不是說免費的幫忙不好,但如果

愛是這樣的話,恐怕愛很快就會到盡頭,因為人生有很多事情是旁人無法幫忙的,那麼是不是想愛都愛不了呢?由此可見,愛有更重要的層次 —— 同在。這種同在是基於對對方的認知,包括接納其醜陋的一面,卻依然不離不棄,這一點才更值得我們去關注。

被忽略的孩子

至於生理需求方面,其實在香港說這一點,似乎有點多餘,因為香港是個物質生活相對豐富的地方。若對比幾十年前和現在,今天的生活再辛苦也不能同日而語了,當年一般人連麪包皮也會珍而重之拿來浸開水吃。物質上雖已經大有改善,但不要忽略身邊實在還有很多人面對困境,值得我們關注。

有一位幼稚園老師說她學校有個小女孩,全校都稱她做「大食妹」,她真的很能吃,午飯時通常起碼吃兩大碗白飯! 作為成年人,有時一整天也吃不下兩碗白飯。但是沒有人知 道大食妹為甚麼會有這麼好食量。到了學校旅行時,這位老 師就跟大食妹同坐在旅遊巴上,老師好奇她哪裏來的食量, 老師指自己平日連半碗飯都吃不下。誰知大食妹的回答讓老 師赫然發現自己原來一直都看不到世界的另一面,大食妹說: 「如果我那天午飯不多吃點,我不知道回到家裏有沒有晚飯吃 啊!」老師細問之下,才知道大食妹的爸爸不知所終,而媽 媽在屋邨裏是做清潔工人,經常夜歸,有時候會隨意留下一 些食物,但更多時根本沒留下任何食物,所以大食妹很早就 明白,有食物時就要趕快吃。誰會想到今時今日的香港還會 有小孩子面對這種艱難呢?可惜這不是個別例子。

> 有一位中學老師,發現她的一位學生不知為何那年開學 後各方面都走下坡:上課時無精打采,功課做得不好,甚至 操行都轉差了。老師很關心學生,自然不會放着不管,就跟 學生面談,或鼓勵、或強硬、或責備,甚至恐嚇,但那學生 始終沒有改善。老師再次請他放學到教員室去,所講的還是 類似的話。學生臨走時,竟突然回頭問:「老師你那件三文治 還吃不吃?」原來所指的是老師那天早上吃剩半份的三文治。 同學再問:「如果老師你不吃,可不可以讓我吃?」他不是開 玩笑的。老師才突然意識到那位同學一定有事發生了。細問 之下,得知那個學生在暑假時家裏起了些變化,所以由開學 九月到十一月,不僅沒有早餐吃,很多時連午餐也沒有着落, 因為零用錢根本不夠。老師才發覺坐在他面前的不是行為不 良的少年,而是個三餐不繼的孩子。試問我們曾幾何時會被 人索取食物?而且是在如此富庶的香港。

許多人早已假定每個學生都很富有,而現實中的學校活動彷彿是個家底的比試,若沒有一定的經濟實力,好些家庭根本應付不來。有人或者會想到香港有九年免費教育了,別的支出理應算不上甚麼,但現實又如何?我記得有一個在天

导翻印/試閱:版權所有,不得翻印/試閱:版權所有,不得翻印/試閱:版權所有, 不得翻印/試閱:版權所有,不得翻印/試閱:版權所有,不得翻印/試問 得烈印/試閱:版權所有,不得翻印/試閱:版權所有,不得 佛世世 水圍教書的老師,他時常鼓勵學生走出課室去學習,不過他 說他實在不好意思叫學生去尖沙咀走走,因為他知道班裏有 幾個小孩到尖沙咀一趟的交通費,可能等於他們一至兩日的 膳食費。不過今時今日我們似乎富裕得無視了這些情況,以 致對貧窮失去了觸覺,忽略了身邊很多連基本溫飽都有困難 的小孩。我講課時經常和來上課的老師分享這些故事,希望 他們**保持警覺,注意有需要的孩子**,不要以為富庶的社會中 人人都能吃飽喝足,說不定「朱門酒肉臭,路有凍死骨」,仍 是我們社會更真實的現況。

欄杆・規則・安全感

談到安全的時候,讓人立刻會聯想到安全感。香港的馬路 和天橋愈來愈多,有一次我坐巴士走在青馬大橋時,忽發奇想: 如果青馬大橋兩邊沒有了欄杆的話,情況會怎麼樣呢?沒有欄 杆擋住視線,應該更方便看風景。但無論是開車或步行,沒欄 杆的青馬大橋你會用嗎?不過再想想,平日走在青馬大橋,又 或一般的行人天橋,你和欄杆理應沒有任何接觸,帶着孩子行 經行人天橋時更不想他扶住欄杆走,免得弄髒了手,所以有沒 行?你又會發覺欄杆一定是豎起的,好讓你視覺上更加清楚邊界在哪事。 試閱:版權所有,不得翻印/試閱:版權所有,不得翻印/試閱:版權所有,不得翻印/試 不得翻印/試閱:版權所有,不得翻印/試閱:版權所有,不得翻印/試閱:版權 邊界和欄杆其實都在告訴人甚麼可做、甚麼不可做。不知 道甚麼可做、甚麼不可做並不表示自由自在,反而會令人心生 恐懼,因為人的安全感建基於各種各樣的規則。我經常跟老師 說,學校用很多時間來定義規則,但到底規則的作用是甚麼? 規則不是處罰犯事小孩的憑據;如果是的話,學生對規則一定 很反感,因為那好比對付人的武器。規則更重要的功能是讓人 有安全感,因為你清楚知道甚麼可做、甚麼不可做。

猶記得當年黃昏六點半我在課堂教學的時候,有很多同學六點二十五分才匆匆進入課室,同學上第一課通常都會準時的。我開始授課時,發覺有人好像心不在焉,常偷望着自己放了麵包的手提袋。我估計他應該連午飯都沒吃,因為很多老師工作實在太忙了。當時那個課室沒有張貼「不准飲食」之類的告示,我告訴學生若真的有需要,可以吃帶來的食物,只要別像開派對那樣造成滋擾就行。接着發生的事證明我的觀察沒錯,那位同學馬上吃他的麵包,不再心不在焉了。我心想如果我不說清楚的話,他整堂下來恐怕就會這樣坐立不安。又有人可能會擔心能不能中途上洗手間,不知道回來後有沒有後果。無論明示或暗示,人總要知道規則是甚麼,目的並非束縛人,而是讓人有安全感。就算是黑社會這些破壞社會規則的人,同樣有所謂「家法」,可見只要有人的地方,就一定有規則。

現今的規則又是以甚麼形式出現呢?無論家庭和學校都 正朝着同一個方向去。有一次聽見有位媽媽生氣地說:「我 女兒小時候已經很不聽話,我叫她學走路要先舉左腳,然後 导翻印/試閱:版權所有,不得翻印/試閱:版權所有,不得翻印/試閱: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/試閱:版權所有,不得翻印/試閱:版權所有,不得翻印/試問 舉士*** 學翻印/試閱:版權所有,不得翻印/試閱:版權所有,不得 不動 才舉右腳,她總不聽,完全不守規則,你說以後怎麼辦?」 我覺得這個母親好像有一個超遠距離的望遠鏡,能從現在這 一點看到女兒一生將會怎麼樣。另外,我還聽過竟有媽媽不 滿女兒上學穿襪子不分左右腳呢!

> 學校又如何?有時讓人覺得校規之多,超出想像。我 記得在某年九月開學讀報紙時,看到頭版有個小框報導香港 學校的規則多麼完整,其中有校規仔細地列明女同學穿的皮 鞋上面的搭帶不得超過三條。其實一條兩條搭帶有甚麼相干 呢?學校竟然連這樣的規定都寫下來。有人或許會不同意, 認為始終要設下界線才對。結果事事都有界線,而且有增無 減,可惜並不代表着過去的界線會修正。特別在香港有很多 的規則,真是五十年不變,但有些已不合時官了。

我記得小時候讀書,學校規定同學小息時一聽見鈴聲就 要靜止不動,無論正在做甚麼。當時我覺得好像在玩遊戲, 全校一起停下來,多麼偉大的景象啊!但有一次鈴聲響時我 正在跳橡筋繩,以為會停留在空中,結果當然是跌下來,接 着還要受罰。有老師跟我說,今天仍有學校沿用這條規則, 堅定不移,執行到底。在不斷增加的規則中,有些更是荒謬 至極,甚麼都管,連吃飯的時候帶甚麼食物回學校都要管。 學生下課後,在學校裏面做甚麼同樣管。學校開訓導會總會 討論如何完善校規,與其說完善,不如說加強,結果校規愈 加愈多,以前不犯規的事,後來就變成犯規了。不單如此, 從前鄉村裏沒誰管大廳和廚房之間是不是有門,但時至今日 不得翻印/試閱:版權所有,不得翻印/試閱:版權所有,不得翻印/ 不得翻印/試閱:版權所有,不得翻印/試閱:版權所 試閱: 版權所有,不得翻印/試閱: 版權所有

法律規定了大廳和廚房之間必須有門,如果本身房子不是開 放式,未經申請而拆掉一面牆的話,竟然是犯法的。此外, 廚房門多厚也有規定,而物料必須承受到指定時間的火燒。

社會似乎漸漸跌入事事規管的狀態,這也可以呼應犯罪學上的某些觀察,小至學校,大至整個社會,對人的規管或在法例的訂立上,出現了稱為控制網擴張(Net-widening)的現象,指法律的網口愈開愈闊,納入法律管制的範疇愈來愈大,令罪犯的數目上升,因法例多犯人就多。大眾不知不覺也接納了這趨勢,希望每事每物都有規管,就算沒有規管,都想有提示。豈不知文明的社會並不需要充斥提示,因為文明人本應懂得自覺,正如街上毋須到處張貼告示,提醒人不可隨處小便。故此,一個真正文明的地方,法例應該愈來愈少才對。也許控制網擴張這個普世的現象,不是代表着人類在進步,反而是在倒退。

環形監獄

讀社會學或犯罪學的時候,會有機會讀到關於對待犯人的懲罰,其中一定會遇到環形監獄(Panopticon)這個詞。 現時的環形監獄大都化身成博物館了,就我所知在古巴還有 一個這樣的環形監獄,已成為了旅遊景點。監獄好像堡壘那 樣,一個個監倉門戶相對,基本上沒有燈,或者只有很小的